杜陽雜編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杜陽雜編
作者：蘇鶚　唐

唐蘇鶚撰。鶚有《演義》，已著錄。此編所記，上起代宗廣德元年，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，凡十朝之事，皆以三字為標目。其中述奇技寶物，類涉不經。大抵祖述王嘉之《拾遺》、郭子橫之《洞冥》，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，殆亦俗語之為丹青也。所稱某物為某年某國所貢者，如日林、大林、文單、吳明、拘弭、大軫、南昌、涮東、條支、鬼谷、訶陵、兜離，《唐書·外國傳》皆無此名，諸帝本紀亦無其事。即如夫餘國久並於渤海大氏，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；罽賓地接蔥嶺，《漢書》、《唐書》均有明文，而云在西海；尤舛迕之顯然者矣。然鋪陳縟艷，詞賦恒所取材，固小說家之以文采勝者。讀者挹其葩藻，遂亦忘其誇飾，至今沿用，殆以是歟。其曰《杜陽雜編》者，晁公武《讀書志》謂鶚居武功之杜陽，蓋因地以名其書云。

杜陽雜編序

子髫年好學，長而忘倦。嘗覽王嘉《拾遺記》、郭子橫《洞冥記》及諸家怪異錄，謂之虛誕。而復訪問博文強記之士或潛夫輩，頗得國朝故實，始知天地之內，無所不有。或限諸夷貊，隔於年代，洎貢藝闕下，十不中所司掄選。屢接朝事，同人語事，必三復其言，然後題於簡冊，藏諸篋笥，暇日閱所紀之事，逾數百紙，中僅繁鄙者並棄而弗錄，精實者編成上中下三卷。自代宗廣德元年癸卯，訖懿宗咸通癸巳，合一百一十載。蓋耳目相接，庶可傳焉。知我者謂稍以補東觀緹油之遺闕也。今武功縣有杜陽城杜陽水，子武功人，故以為名，覬廁於談藪之下者。時乾符三年秋八月編次焉。

卷上

代宗廣德元年，吐番犯便橋。上幸陝，王師不利。常有紫氣如車蓋，以迎馬首。及迴潼關，上嘆曰：「河水洋洋，送朕東去。」上至陝，因望鐵牛，蹶然謂左右曰：「朕年十

五六，宮中有尼號功德山，言事往往神驗，屢撫吾背曰：『天下有災，遇牛方迴。』今見牛也，朕將迴爾。」是夜，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：「中五之德方峩峩，胡呼胡呼何奈何！」詰旦，上具言其夢。侍臣咸稱土德當王，胡虜破滅之兆也。黃衣，土之色。中五，土之數。峩峩者，高盛之義也。是月，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、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，吐番大潰。上還宮闕，圖功臣於凌煙閣上，因謂子儀曰：「安祿山僭亂中原，是卿再安皇祚。昨朕蒙塵，卿復戮力，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，雖圖勞不足以褒元老。」因泣下霑衣。子儀伏於上前，嗚咽流涕曰：「老臣無復致命久矣。但慮衰耄不堪王事，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，以成微績。」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。子儀知九花之異，固陳讓者久之。上曰：「此馬高大，稱卿儀質，不必讓也。」子儀身長六尺餘。九花虬，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，額高九寸，毛拳如麟，頭頸鬃鬣，真虬龍也。每一嘶則羣馬聳耳。以身被九花文，故號為九花虬。亦有獅子驄，皆其類。上東幸，觀獵於田，不覺日暮。忽顧謂左右曰：「行宮去此幾里？」奏曰：「四十里。」上遂令速鞭，恐�littéraire夜，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，侍從奔驟無及者。上以為超光、趍影之匹也，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：周穆王有八駿，號超光、趍影、逐日者。自是益加鍾愛。既復京師，特賜子儀，崇功臣也。

上嘗幸興慶宮，於復壁間得寶匣，匣中獲玉鞭，鞭末有文曰「軟玉鞭」，即天寶中異國所獻。光可鑑物，節文端妍，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。屈之則頭尾相就，舒之則勁直如繩，雖以斧鑕鍛斫，終不傷缺。上嘆為異物，遂命聯蟬繡為囊，碧玉絲為鞘。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瀰羅國所貢。云其國有桑，枝幹盤屈，覆地而生，大者連延十數頃，小者蔭百畝。其上有蠶，可長四寸，其色金，其絲碧，亦謂之金蠶絲。縱之一尺，引之一丈，撚而為鞘，表裏通瑩，如貫瑟瑟，雖併十夫之力，挽之不斷。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忭舞，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，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。上令藏之於內府，至朱泚犯禁闈，其鞭不知所在。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。

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，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。每坐於玉案前，熟視上貌，謂武惠妃曰：「此兒甚有異相，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。」因命取上清珠，以絳紗裹之，繫於頸上。上清珠即開元初罽賓國所貢。罽賓國在西海。其珠光明潔白，可照一室，視之則出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，搖動於其中。及上即位，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，掌庫者具以事告。上曰：「豈非上清珠耶？」遂令出之，絳紗猶在，乃泫然流涕，徧示近臣曰：「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。」遂令貯之於翠玉函，置之於臥內。忽有水旱兵革之災，上每虔祝之，無不應驗。

大曆中，日林國獻靈光豆、龍角釵，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。國西南有怪石，方數百里，光明澄澈，可鑑人五藏六腑，亦謂之仙人鏡。其國人有疾，輒照其形，遂知起於某藏腑，即自採神草餌之，無不愈焉。靈光豆，大小類中國之菉豆。其色殷紅，而光芒長數尺，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。和石上菖蒲葉煮之，即大如鵝卵，其中純紫，秤之可重一斤。上啗一丸，香美無比，而數日不復言飢渴。龍角釵類玉而紺色，上刻蛟龍之形，精巧奇麗，非人所製。上因賜獨孤妃。與上同遊龍舟，池有紫雲，自釵上而生，俄頃滿於舟楫。上命置之掌內，以水噴之，遂化為二龍，騰空東去。

上崇奉釋氏，每春百品香，和銀粉以塗佛室。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，制度巧麗，亦冠絶一時。每方寸之內，即有歌舞伎樂、列國山川之象。忽微風入室，其上復有蜂蝶動搖，燕雀飛舞。俯而視之，莫辨真假。又獻萬佛山，可高一丈，因置山於佛室，以氍毹藉其地焉。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。其佛之形，大者或逾寸，小者七八分。其佛之首，有如黍米者，有如半菽者。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。而更鏤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，菴羅蒼蔔等樹，搆百寶為樓閣臺殿。其狀雖微，而勢若飛動。又前有行道僧徒，不啻千數。下有紫金鐘，徑闊三寸，上以龜口銜之。每擊其鐘，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，其中隱隱謂之梵音，蓋關戾在乎鐘也。其山雖以萬佛為名，其數則不可勝紀。上因置九光扇於巖巘間，四月八日召雨眾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。是時觀者歎非人工，及覩九色光於殿中，咸謂之佛光，即九光扇也。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於口而退。傳之於僧惟籍。

李輔國恣橫無君，上切齒久矣。因寢夢登樓，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，以戟刺輔國首，流血灑地，前後歌呼，自北而去。遣謁者問其故，力士曰：「明皇之令也。」上覺亦不敢言，輔國尋為盜所殺。上異之，方以夢話於左右。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，各高一尺五寸，奇巧殆非人間所有。其玉之香，可聞於數百步，雖鑠之於金函石匱，終不能掩其氣。或以衣裾誤拂，則芬馥經年。縱澣濯數四，亦不消歇。輔國常置於座側。一日方巾櫛，而辟邪忽一大笑，一悲號。輔國驚愕失據，而矍然者不已，悲號者更涕泗交下。輔國惡其怪，碎之如粉，以投廁中，其後常聞寃痛之聲。其輔國所居里巷，酷烈彌月猶在，蓋舂之為粉而愈香故也。不周歲而輔國死焉。初碎辟邪，輔國嬖奴慕容宮人，知異常物，隱屑二合。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，以錢三十萬買之。及朝恩將伏誅，其香化為白蝶，竟天而去。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，非人臣之所蓄也。輔國家藏珍玩，皆非人世所識。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，其色類碧，而幹似苦竹，葉細如杉。雖若乾枯，未嘗彫落。盛暑束之牕戶間，而涼風自至。鳳首木高一尺，彫刻鸞鳳之狀，形似枯槁，毛羽脫落不甚盡。雖嚴凝之時，置諸高堂大厦之中，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，故別名為常春木。縱烈

火焚之，終不燋黑焉。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。《十洲記》事，「火林有不焚之木」，殆非此類者耶？

魚朝恩專權使氣，公卿不敢仰視。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，則眦睚曰：「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？」於是上惡之。而朝恩幼子曰令徽，年十四五，始給事於內殿，上以朝恩故，遂特賜祿焉。未浹旬月，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，因敍立於殿前，恐其後至，遂爭路以進。無何，誤觸令徽臂，乃馳歸告朝恩，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。朝恩怒，翌日於上前奏曰：「臣幼男令徽位處眾僚之下，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。」不由緋便求紫。上未及語，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，令徽即謝於殿前。上雖知不可，强謂朝恩曰：「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。」魚氏在朝，動無畏憚，他皆倣此。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遂於嶺表。及朝恩被誅，天下無不快焉。

上纂業之始，多以庶務託於鈞衡。而元載專政，益墮國典。若非良金重寶，趑趄左道，則不得出入於朝廷。及常袞為相，雖賄賂不行，而介僻自專，少於分別，故升降多失其人。或同列進擬稍繁，則謂之沓伯。由是京師語曰：「常無分別元好錢，賢者愚而愚者賢。」時崔祐甫素公直，與眾言曰：「朝廷上下相蒙，善惡同致，清曹峻府，為鼠輩養資，豈裨皇化耶？」由是益為持權者所忌。至建中初，祐甫執政，人心方有所歸。元載末年，造芸輝堂於私第。芸輝，香草名也，出于闐國。其香潔白如玉，入土不朽爛，舂之為屑，以塗其壁，故號芸輝焉。而更構沉檀為梁棟，飾金銀為戶牖，內設懸黎屏風，紫綃帳。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，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，外以玳瑁水犀為押，又絡以真珠瑟瑟。精巧之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，即鮫綃之類也。輕疎而薄，如無所礙。雖屬凝冬，而風不能入；盛夏則清涼自至。其色隱隱焉，忽不知其帳也，謂載臥內有紫氣。而服玩之奢僭，擬於帝王之家。芸輝之前有池，悉以文石砌其岸，中有蘋陽花，亦類白蘋，其花紅大如牡丹，不知自何而來也。更有碧芙蓉，香潔菡萏偉於常者。載因暇日，憑欄以觀，忽聞歌聲清響，若十四五女子唱焉，其曲則《玉樹後庭花》也。載驚異，莫知所在。及審聽之，乃芙蓉中也。俯而視之，聞喘息之音，載惡之既甚，遂剖其花，一無所見，即祕之不令人說。及載受戮，而逸奴為平盧軍卒，人故得其實。載有龍鬚拂，色如爛椹，可長三尺。削水精為柄，刻紅玉為環鈕。或風雨晦暝，臨流沾濕，則光彩動搖，奮然如怒。置之於堂中，夜則蚊蚋不敢入，拂之為聲，鷄犬牛馬無不驚逸。若垂之池潭，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。引水於空中，則成瀑布三五尺，未嘗輒斷。燒燕肉燻之，則焉若生雲霧。厥後上知其異，屢言之，載不得已而遂進焉。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。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質，肌香體輕，雖旋波、搖光、飛燕、綠珠，不能過也。瑤英之母趙娟，亦本岐王之愛妾也，後出為薛

氏之妻，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，故肌香也。及載納為姬，處金絲之帳，却塵之褥。其褥出自勾驪國，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。其色殷鮮，光軟無比。衣龍綃之衣，一襲無一二兩，摶之不盈一握。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，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。唯賈至、楊公南與載友善，故往往得見歌舞。至因贈詩曰：「舞怯銖衣重，笑疑桃臉開。方知漢武帝，虛築避風臺。」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：趙飛燕體輕恐暴風，帝為築臺焉。公南亦作長歌褒美，其略曰：「雪面蟾娥天上女，鳳簫鸞翅欲飛去。玉釵碧翠步無塵，楚腰如柳不勝春。」瑤英善為巧媚，載惑之，怠於塵務。而瑤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從義，與趙娟遞相出入，以搆賄賂，號為關節，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。而宗本輩以事告者，載未嘗不頷之。天下賣寶貨求大官職，無不恃載權勢，指薛、卓為梯媒。及載死，瑤英自為俚妻矣。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，自一婦人而致也。傳於進士賈遂。

德宗皇帝英明果斷，無以比德。每進用公卿大臣，莫不出自宸衷。若聞一善可錄，未嘗不稱獎之。百官對敭如稍稱旨，無不擡眉聳聽，朝退輒書其姓名於座側。或有獎用，多所稱職。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。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，往往呼其行第。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。及上蒙塵，幸奉天，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，深叶上意。初，涇原兵亂長安，公輔奏云：「朱泚甚有反狀，不如早為之所，無令為凶逆也。」上倉皇之際，不暇聽從。更云：朱泚素鎮涇原，頗得將士心，今罷兵權，居常悒悒，不如詔之以從鑾駕。不然，即斬之以絶後患。及聞段秀實之死，上執公輔手曰：「姜公姜公，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。盧杞，朕擢自郡守，坐於廟堂，自陳百口之說，何獨悞我也！」盧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。上將欲幸奉天，自攜火精劍出內殿，因嘆曰：「千萬年社稷，豈為狗鼠所竊耶？」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，應手而碎，左右皆呼萬歲。上曰：「若碎小寇如斬狻猊，不足憂也。」及乘輿遇夜，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，即火精劍也。建中二年，大林國所貢云。其國有山方數百里，出神鐵。其山有瘴毒，不可輕為採取。若中國之君有道，神鐵即自流溢，鍊之為劍，必多靈異。其劍之光如電，切金玉如泥。以朽木磨之，則生煙焰；以金石擊之，則火光流起。上始於行在，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。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，上碎琥珀匣以賜之，其匣則火精劍匣也。近臣諫曰：「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？」上曰：「今凶奴逆恣，欲危社稷，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，而戰士有瘡，如朕身之瘡也。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，今朕以人為寶，豈以劍匣為寶也！」左右及中外聞者，無不感悅。初，上欲西行，有知星者奏上曰：「逢林即住。」上曰：「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？」姜公輔曰：「不然，但以地名亦應也。」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，上觀隱林氣宇雄俊，兼是忠烈之家，而名叶知星者語，隱林即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。上因延於臥內，以採籌略之深淺。隱林於獅榻前以手板畫地，陳攻守之策，上甚異之。隱林因奏曰：「臣昨夜夢日墜地，臣以頭戴日上天。」上曰：「日即朕也，此來事莫非前定！」

遂拜為侍御史，糾劾行在。尋遷左常侍。後駕遷幸梁州，而隱林卒。

二年夏五月，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。朱泚走涇原，而兵士纔餘數百人，昏忽迷路，不辨南北，因問路於田父。田父對曰：「豈非朱太尉耶？」偽宰相源休止之曰：「漢皇帝。」泚偽號漢。田父曰：「天不長凶，地不生惡，蛇不為龍，鼠不為虎。天網恢恢，去將何適？」泚怒將殺之，忽亡其所在。及去涇州百餘里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，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，因之墜馬。良久復蘇，左右扶上馬，問其故，泚曰：「見段司農、劉海賓杖戈執戟，與朕相敵，不堪其苦也。」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。翌日達涇州，偽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，遂至寧州彭源縣，為心腹衛士韓旻、薛綸、朱維孝等逼而墜穽，將殺之。泚謂旻曰：「汝等朕所鍾愛，今將敗績，可忍共殺耶？」旻曰：「誠為陛下腹心，失則不可共為塗炭。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。」言未終，泚首已斷。泚始亂長安，源休、姚令言等，廣陳圖讖，以堅泚意。及為偽宰相，日益自負。休乃收圖書，貯倉廩，作蕭何事業。或聞王師不利，而喜色出面，謂令言曰：「天下將定，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？」令言曰：「漢皇未弱於劉季。」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諫曰：「若度其才，即吾為蕭，姚為曹耳。」識者聞之，謂休不奈官職。喬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，因語舊僚曰：「源公真所謂火迫酆侯耳。」

代宗朝，異國所獻奇禽馴獸，自上即位多放棄之。建中二年，南方貢朱來鳥，形有類於戴勝，而紅觜紺尾，尾長於身。巧解人語，善別人意。其音清響，聞於庭外數百步。宮中多所憐愛，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，則其聲益加寥亮。夜則棲於金籠，晝則飛翔於庭廡，而俊鷹大鶻不敢近。一日，為巨鵰所搏而斃，宮中無不歔欷。或遇其籠自開，內人有善書者，於金華紙上為朱來鳥寫《多心經》。及朱泚犯禁闈，朱來鳥之兆明矣。又大曆中，澤潞有僧號普滿，隨意所為，不拘僧相，或歌或哭，莫喻其旨。以言事往往有驗，故時人比為萬迴。建中初，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。所記者云：「此水連涇水，雙珠血滿川。青牛將赤虎，還號太平年。」此水者，泚字。涇水者，自涇州兵亂。雙珠者，泚與弟滔。青牛者，興元二年乙丑歲。乙，木也；丑，牛也。是歲改貞元元年。丙，火；寅，虎也。是歲賊平故也。

上切於時政，而頗倚注於台衮之臣。每命相，密召學士草詔。及進本，上輒多改注，即顧謂左右曰：「朕處渠等極位，復以美詞褒之，所冀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。」既用崔祐甫為相，悉以國務委之，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。上曰：「朕與卿道合，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，無乃多疑朕也。」自是祐甫之道益為公當。及楊公南、盧杞執政，報恩復讎，紊亂綱紀，朝野為之戢手。公南既殺劉晏，士庶莫不冤痛之。明年，公南得罪，

賜死崖州，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。建中元年七月乙丑，楊殺晏。二年十月乙未，貶楊為崖州司戶，去州百里賜死。實錄云：七月庚午晏已受誅，使迴，云至乙丑，下詔殺之。

上每臨朝，多令征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，由是提筆貢藝者，滿於闕下。上親自考試，用絕請託之門。是時文學相高，公道大振，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。上試制科於宣政殿，或有詞理乖謬者，即濃筆抹之至尾。如輒稱旨者，必翹足朗吟。翌日，則徧示宰臣學士曰：「此皆朕門生也。」是以公卿大臣已下，無不服上藻鑑。宏詞獨孤綬所司試《放馴象賦》，及進其本，上自覽考之，稱嘆者久，因吟其句曰：「化之式孚，則必受乎來獻；物或違性，斯用感於至仁。」上以綬為知去就，故特書第三等。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。上即位，悉令放之於荊山之南，而綬不辱其受獻，不傷放棄，故賞其知去就焉。

貞元三年，中常侍自蜀使迴，進瑞鞭一。其文節高，有麟鳳龜龍之形，體質微，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。其色照爛，有類琥珀。於暗中揮之則如電光。上雖不好寶貨祥瑞，及覽此鞭，頗甚稱旨稱歎。遂置之於明珠匣，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。

上西幸有二馬，一號「神智驄」，一號「如意騮」，皆耳中有毛，引之可長一尺。《相馬經》云：耳中有毛長一尺者，日行千里。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，故以是名之。一日，花木方春，上欲幸諸苑。內廄控馬侍者進瑞鞭，上指二駿語近臣曰：「昔朕西幸有二駿，謂之二絕；今獲此鞭，可謂三絕矣。」遂命酒飲之，左右引翼而去，因吟曰：「鴛鴦赭白齒新齊，晚日花間落碧蹄。玉勒乍迴初噴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」中書舍人韓翃詩也。

八年，吳明國《洞冥記》有吳明之瓏。貢常燃鼎，鸞蜂蜜。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，經挹婁、沃沮等國。挹婁、沃沮皆出《漢・東夷傳》。其土宜五穀，珍玉尤多。禮樂仁義無剽劫，人壽二百歲。俗尚神仙術，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。常望有黃氣如車蓋，知中國有土德王，遂願入貢焉。常燃鼎量容三斗，光潔類玉，其色純紫，每修飲饌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，香潔異於常等。久食之，令人反老為少，百疾不生。鸞蜂蜜，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，而身被五彩，大者可重十餘斤。為窠於深巖峻嶺間，大者占地二三畝。國人採其蜜三二合，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。若悞螫人則生瘡，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。其蜜色碧，常貯之於白玉椀，表裏瑩徹，如碧琉璃，久食之令人長壽，顏如童子，髮白者應時而黑，及沉疴眇跛諸僻惡之病，無不療焉。

卷中

順宗皇帝即位歲，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、履水珠、常堅冰、變晝草。其却火雀純黑，大小似燕，其聲清，殆不類尋常禽鳥，置於火中，火自散去。上嘉其異，遂盛於水精籠，懸於寢殿。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，終不能損其毛羽。履水珠色黑類鐵，大於雞卵，其上鱗皴，其中有竅。云持入江海內，可行於洪波之上下。上始不謂之實，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，繫於左臂，毒龍畏五色絲。遣入龍池，其人則步驟於波上，若在平地。亦潛於水中，良久復出，而徧體略無霑濕。上奇之，因以御饌賜使人。至長慶中，嬪御試弄於海池上，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，俄而雲煙暴起，不復追討矣。常堅冰，云其國有大凝山，中有冰千年不釋。及賣至京師，潔冷如故，雖盛暑赭日終不消，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。變晝草，有類芭蕉，可長三尺，而一莖千葉，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。始藏於百寶匣中，其上緘以胡書。上見而怒曰：「背明向暗之物，是何貴也？」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。使初不為樂，及退，謂鴻臚曰：「本國以變晝為異，今皇帝以向暗為非，可謂明德也。」

永貞元年，南海貢奇女盧眉娘，年十四，眉娘生而眉如線細長也。稱本北祖帝師之裔。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，後漢盧景祚、景裕、景宣、景融兄弟四人皆為帝師，因號為帝師也。幼而慧悟，工巧無比。能於一尺絹上繡《法華經》七卷，字之大小不逾粟粒，而點畫分明，細於毛髮。其品題章句，無有遺闕。更善作飛仙蓋，以絲一縷分為三縷，染成五彩，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，其中有十洲三島、天人玉女，臺殿麟鳳之象而外，執幢捧節之童，亦不啻千數。其蓋闊一丈，秤之無三數兩。自煎靈香膏傅之，則虱硬不斷。上歎其工，謂之神助，因令止於宮中，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。至元和中，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，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。知眉娘不願住禁中，遂度以黃冠，放歸南海，仍賜號曰逍遙。及後神遷，香氣滿室，弟子將葬，舉棺覺輕，即徹其蓋，惟有藕屨而已。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。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《盧逍遙傳》，而象先之名無聞，故不為世人傳焉。

卷下

武宗皇帝會昌元年，夫餘國〈夫餘國見《漢・東夷傳》。〉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。火玉色赤，長半寸，上尖下圓。光照數十步，積之可以燃鼎，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。才人常用煎澄明酒。其酒亦異方所貢也，色紫如膏，飲之令人骨香。松風石方一丈，瑩徹如玉，其中有樹，形若古松偃蓋，颯颯焉而涼颼生於其間。至盛夏，上令置諸殿內，稍秋風颼颼，即令撤去。上好神仙術，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。復修降真臺，舂百寶屑以塗其地，

瑤楹金栱，銀檻玉砌，晶熒炫燿，看之不定。內設玳瑁帳、火齊牀，焚龍火香，薦無憂酒。此皆他國所獻也。亡其國名。上每齋戒沐浴，召道士趙歸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。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，皆如紅玉。又渤海貢馬腦槽、紫瓷盆。馬腦槽方三尺，深色如茜所製，工巧無比，用貯神仙之書，置之帳側。紫瓷盆量容半斛，內外通瑩，其色純紫，厚可寸餘，舉之則若鴻毛。上嘉其光潔，遂處於仙臺祕府，以和藥餌。後王才人擲玉環，誤缺其半菽，上猶歎息久之。傳於濮州刺史楊坦。

處士元藏幾，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，隋煬帝時官奉信郎。大業元年，為過海使判官，遇風浪壞船，黑霧四合，同濟者皆不救，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，殆經半月，忽達於洲島間。洲人問其從來，藏幾具以事對。洲人曰：「此乃滄浪洲，去中國已數萬里。」乃出菖蒲酒、桃花酒飲之，而神氣清爽焉。其洲方千里，花木常如二三月，地土宜五穀，人多不死。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。又產分蒂瓜，瓜長二尺，其色如棠，一顆二蒂。有碧棗丹栗，皆大如梨。其洲人多衣縫掖衣，戴遠遊冠，與之語中華事，則歷歷如在目前。所居或金闕銀臺，玉樓紫閣，奏簫韶之樂，飲香霧之醑。洲上有久視山，山下出澄綠水，其泉闊一百步，亦謂之流綠渠。雖投之金石，終不沉沒，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。又有良金池，可方數十里，水石沙泥，皆如金色，其中有四足魚。今刑部盧潯員外云：金義嶺有池如盆，其中有魚皆四足。又有金蓮花，洲人研之如泥，以間彩繪，光影煥爍，與真金無異，但不能入火而已。更有金莖花，其花如蝶，每微風至，則搖蕩如飛，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。且有語曰：「不戴金莖花，不得在仙家。」又有強木造舟楫，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。強木，不沉木也，方一寸，重百斤，巨石縋之，終不能沒。藏幾淹駐既久，忽思中國，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，激水如箭，不旬日即達於東萊。問其國，乃皇唐也；詢年號，則貞元也；訪鄉里，則榛蕪也；追子孫，皆疎屬也。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，殆二百年矣。有二鳥大小類黃鸝，每翔翥空中，藏幾呼之則至，或令銜珠，或令授人語，乃謂之傳信鳥，本出滄浪洲也。藏幾工詩好酒，混俗無拘撿，數十年間遍遊無定，人莫知之。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，遂得其實。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，備奏於上，上令謁者賫手詔急徵，及至中路，忽然亡去。謁者惶怖，即上疏具言其故。上覽疏咨嗟曰：「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。」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，至今江表道流，大傳其事焉。

宣宗皇帝英明儉德，器識高遠。比在藩邸，常為諸王典式。忽一日不豫，神光滿身，南面獨語，如對百寮。鄭太后惶恐，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，遂奏文宗，云上心疾。文宗召見，熟視上貌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：「此真我家他日英主，豈曰心疾乎？」即賜上御馬金帶，仍令選良家子以納上宅。及即位，時人比漢文帝。衣澣濯之衣，饌不兼味。先是，

宮中每欲行幸，即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。自上垂拱，並不許焉。凡與朝士從容，未嘗一日不論儒學，而頗注意於貢舉。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。或大臣出鎮，即賦詩賜之。凡欲對公卿百寮，必先嚴整容止，更衣盥手，然後方出。語及庶政，則終日忘倦。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，率皆焚爇。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，上未嘗等閑破顏，縱賜與亦甚寡薄。一日，後宮有疾，召醫人侍湯藥。洎平愈，上袖出金數兩遺之。醫者將謝，遽止之曰：「勿使內官知，言出於外，更使諫官上疏也。」其儉靜率多此類。

大中初，女蠻國貢雙龍犀，有二龍，鱗鬣爪角悉備。明霞錦，云鍊水香麻以為之也，光耀芬馥着人，五色相間，而美麗於中國之錦。其國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體，故謂之菩薩蠻。當時倡優遂製《菩薩蠻》曲，文士亦往往聲其詞。更有女王國，貢龍油綾、魚油錦，紋彩尤異，皆入水不濡濕，云有龍油魚油故也。優者亦作《女王國》曲，音調宛暢，傳於樂部。《後漢·東夷傳》云：海中有女王國，視井即有孕；又梁朝公子傳云女國有六。

大中中，日本國王子來朝，獻寶器音樂，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。王子善圍棋，上勅顧師言待詔為對手。王子出楸玉局，冷暖玉棋子，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，島上有凝霞臺，臺上有手談池，池中產玉棋子，不由制度，自然黑白分焉。冬溫夏冷，故謂之冷暖玉。又產如楸玉，狀類楸木，琢之為棋局，光潔可鑒。及師言與之敵手，至三十三下，勝負未決。師言懼辱君命，而汗手凝思，方敢落指，則謂之鎮神頭，乃是解兩征勢也。王子瞪目縮臂，已伏不勝，迴語鴻臚曰：「待詔第幾手耶？」鴻臚詭對曰：「第三手也。」師言實第一國手矣。王子曰：「願見第一。」曰：「王子勝第三，方得見第二；勝第二，方得見第一。今欲躁見第一，其可得乎？」王子掩局而吁曰：「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，信矣！」今好事者尚有《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》。

羅浮先生軒轅集，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，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，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。每採藥於深巖峻谷，則有毒龍猛獸，往來衛護。或晏然居家，人有具齋邀之，雖一日百處，無不分身而至。或與人飲酒，則袖出一壺，纔容一二升，縱客滿座而傾之，彌日不竭。或他人命飲，即百斗不醉。夜則垂髮於盆中，其酒瀝瀝而出，麴蘗之香，輒無減耗。或與獵人同羣，有非朋遊者，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。或飛朱篆於空中，則可屆千里。有病者，以布巾拭之，無不應手而愈。及上召入內庭，遇之甚厚。每與從容論道，率皆叶於上意。因問曰：「長生之道可致乎？」集曰：「撤聲色，去滋味，哀樂如一，德施無偏，自然與天地合德，日月齊明，則致堯舜禹湯之道，而長生久視之術，何足難哉？」又問：「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？」曰：「臣不知其他，但少於果耳。」及退，上遣嬪御取金盆，覆白鵲以試之。集方休於所舍，忽起謂中貴人曰：「皇帝安能更

令老夫射覆盆乎？」中貴人皆不喻其言。於時上召令速至，而集纔及玉階，謂上曰：「盆下白鵲宜早放之。」上笑曰：「先生早已知矣。」坐於御榻前，上令宮人侍茶湯。有笑集貌古布素者，而縝髮絳脣年纔二八，須臾忽變成老嫗，鷄皮鮐背，髮鬢皤然。宮人悲駭，於上前流涕不已。上知宮人之過，促令謝告先生，而容質却復如故。上因語京師無荳蔻荔枝花，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，鮮明芳潔，如纔折下。又嘗賜甘子，集曰：「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。」上曰：「朕無復得之。」集遂取上前碧玉甌，以寶盤覆之，俄頃撤盤，即甘子至矣。芬馥滿殿，其狀甚大。上食之，嘆其甘美無匹。又問曰：「朕得幾年天子？」即把筆書曰「四十年」，但「十」字挑脚。上笑曰：「朕安敢望四十年乎！」及晏駕，乃十四年也。集初辭上歸山，自長安至江陵，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，約數十萬。中使從之，莫知其所出。既至，中路忽亡其所在，使臣惶恐不自安。後數日，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。

大中末，舒州奏眾鳥成巢，闊七尺，高一丈，而燕雀鷹鸇水禽山鳥，無不親狎如一。又有鳥，人面綠毛，觜爪悉紺，其聲曰甘蟲，因謂之曰甘蟲，時人畫圖鬻於市肆焉。

懿宗皇帝器度沉厚，形貌瓌偉。在藩邸時，疾疹方甚，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臥內。上疾稍間，妃異之，具以事聞。上曰：「無泄是言，貴不見忘。」又嘗大雪盈尺，上寢室上，輒無分寸。諸王見者無不異之。

大中末，京城小兒疊布蘸水，向日張之，謂捩暈。及上自鄆王即位，捩暈之言應矣。

宣宗製《泰邊陲曲》，其詞曰：「海岱晏咸通。」及上垂拱，而年號咸通焉。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。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咽，同士人之禮，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，以至酸鼻。

咸通九年，同昌公主出降，宅於廣化里，賜錢五百萬貫，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。至於房櫳戶牖，無不以珍異飾之。又以金銀為井欄藥臼、食槽水槽、釜鐺盆甕之屬，仍鏤金為笊籬箕筐。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，悉楮以金龜銀螯。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，百寶為圓案。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，此皆太宗廟條支國所獻也。堂中設連珠之帳，却寒之簾，犀簟牙席，龍罽鳳褥。連珠帳，續真珠為之也。却寒簾，類玳瑁班，有紫色，云却寒之鳥骨所為也，未知出自何國。又有鷓鴣枕、翡翠匣、神絲繡被。其枕以七寶合成，為鷓鴣之狀。翡翠匣，積毛羽飾之。神絲繡被，繡三千鴛鴦，仍間以奇花異葉，其精巧華麗絶比。其上綴以靈粟之珠，珠如粟粒，五色輝煥。又帶鐲忿犀、如意玉。其犀圓如彈丸，入土不朽爛，帶之令人鐲忿怒。如意玉類桃實，上有七孔，云通明之象也。又有瑟瑟幕、

紋布巾、火鼠綿、九玉釵。其幕色如瑟瑟，闊三丈，長一百尺，輕明虛薄，無以為比。向空張之，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真珠，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溺，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也。紋布巾即手巾也，潔白如雪，光軟特異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彌年，不生垢膩。二物稱得之鬼谷國。火鼠綿云出炎洲，絮衣一襲用一兩，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也。九玉釵上刻九鸞，皆九色，上有字曰「玉兒」。工巧妙麗，殆非人工所製。有金陵得之者，以獻，公主酬之甚厚。一日晝寢，夢絳衣奴授語云：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。及覺，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。洎公主薨，其釵亦亡其處。韋氏異其事，遂以實話於門人。或有云：玉兒即潘妃小字也。逮諸珍異，不可具載。自兩漢至皇唐，公主出降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公主乘七寶步輦，四面綴五色香囊，囊中貯辟寒香、辟邪香、瑞麟香、金鳳香。此香異國所獻也，仍雜以龍腦金屑。刻鏤水精、馬腦、辟塵犀為龍鳳花，其上仍絡以真珠玳瑁，又金絲為流蘇，彫輕玉為浮動。每一出遊，則芬馥滿路，晶熒照灼，觀者眩惑其目。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，忽相謂曰：「坐來香氣何太異也？」同席曰：「豈非龍腦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余幼給事於嬪御宮，故常聞此，未知今日由何而致。」因顧問當壚者，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。中貴人共視之，益歎其異。上每賜御饌湯物，而道路之使相屬。其饌有靈消炙、紅虬脯；其酒有凝露漿、桂花醑；其茶則綠華、紫英之號。靈消炙，一羊之肉取之四兩，雖經暑毒終不見敗。紅虬脯非虬也，但佇於盤中則健如虬。紅絲高一尺，以筯抑之無數分，撤則復其故。迨諸品味人莫能識，而公主家饜飫如里中糠粃。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，玉饌俱列，暑氣將甚，公主命取澄水帛，以水蘸之，掛于南軒，良久滿座皆思挾纊。澄水帛長八九尺，似布而細，明薄可鑒，云其中有龍涎，故能消暑毒也。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，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，令僧祁捧立堂中，而光明如晝焉。公主始有疾，召術士米寶為燈法，乃以香蠟燭遺之。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，或詣門詰其故，寶具以事對。其燭方二寸，上被五色文，卷而爇之，竟夕不盡，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。餘煙出其上，即成樓閣臺殿之狀，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。公主疾既甚，醫者欲難其藥餌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，食之可愈。上令訪內庫，得紅蜜數石，本兜离國所貢也。白猿脂數甕，本南海所獻也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南方有山，中多白猿。雖日加餌，一無其驗，而公主薨。上哀痛之，自製輓歌詞，令百官繼和。及庭祭日，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，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。及葬於東郊，上與淑妃御延興門，出內庫金玉馳馬鳳凰麒麟，各高數尺，以為威儀。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。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舁，刻木為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，不可勝計。以絳羅多繡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亦各千隊。結為幢節傘蓋，彌街翳日。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加等。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，焚升霄降靈之香，擊歸天紫金之磬。繁華輝煥，殆二十餘里。上賜酒一百斛，餅餤三十駱駝，各徑闊二尺，飼役夫也。京城士庶，罷市奔看，汗流相屬，惟恐居後。及靈車過延興門，上與淑妃慟哭，中外聞者，無不傷

泣。同日葬乳母，上又作祭乳母文，詞理悲切，人多傳寫。是後上晨夕惴心掛想。李可及進《歎百年》曲，聲詞怨慼，聽之莫不淚下。又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。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。畫八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，以為地衣。每一舞而珠翠滿地。可及官歷大將軍，賞賜盈萬，甚無狀。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鯁直，乃謂可及曰：「爾恣巧媚以惑天子，滅族無日矣！」可及恃寵，亦無改作。可及善轉喉舌，對至尊弄媚眼，作頭腦，連聲作詞，唱新聲曲，須臾即百數方休。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，謂之拍彈去聲。一日，可及乞假為子娶婦。上曰：「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。」可及至舍，見一中使監二銀榼，各高二尺餘，宣賜。可及始謂之酒，及封啟，皆實中也。上賜可及金麒麟高數尺，可及取官車載歸私第。西門季玄曰：「今日受賜，更用官車，他日破家，亦須輦還內府，不道受賞，徒勞牛足。」後可及坐流嶺南，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。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。

上敬天竺教，十二年冬，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。一為講座，一曰唱經座，各高二丈。研沉檀為骨，以漆塗之，鏤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，徧覆其上。又置小方座，前陳經案，次設香盆，四隅立金穎伽，高三丈，磴道欄檻，無不悉具，前繡錦襜褥，精巧奇絶，冠於一時。即設萬人齋，勅大德僧撒首為講論。上剏修安國寺，臺殿廊宇，制度宏麗。就中三間華飾祕邃，天下稱之為最，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。上親幸賞勞，觀者如堵。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為寺，賜升朝官已下錦袍，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。

十四年春，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。百官上疏諫，有言憲宗故事者。上曰：「但生得見，歿而無恨也。」遂以金銀為寶剎，以珠玉為寶帳香舁，仍用孔雀氄毛飾其寶剎，小者高一丈，大者二丈。刻香檀為飛簾花檻、瓦木階砌之類，其上徧以金銀覆之。舁一剎則用夫數百，其寶帳香舁不可勝紀。工巧輝煥，與日爭麗。又悉珊瑚、馬腦、真珠、瑟瑟綴為幡幢，計用珍寶不啻百斛。其剪綵為幡為傘，約以萬隊。四月八日，佛骨入長安，自開遠門安福樓，夾道佛聲振地，士女瞻禮，僧徒道從。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，泣下霑臆。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。而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，悉賜銀椀錦綵。長安豪家競飾車服，駕肩彌路，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，莫不蔬素以待恩福。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，以手執之，一步一禮，血流滿地，至於肘行膝步，齧指截髮，不可算數。又有僧以艾覆頂上，謂之鍊頂。火發痛作，即掉其首呼叫。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，而痛不可忍，乃號哭臥於道上，頭頂焦爛，舉止蒼迫，凡見者無不大哂焉。上迎佛骨入內道場，即設金花帳、溫清床，龍鱗之席，鳳毛之褥，焚玉髓之香，薦瓊膏之乳，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。初迎佛骨，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為香剎，或高一二丈，迨八九尺，悉以金翠飾之，京城之內約及萬數。是妖言香剎搖動，有佛光慶雲現路衢，說者迭相為異。又坊市豪家相為無遮齋大會，通衢間結綵為樓閣臺殿，或水銀以為池，金玉

以為樹。競聚僧徒，廣設佛像，吹螺擊鈸，燈燭相繼。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間，恣為嬉戲。又結錦繡為小車輿以載歌舞。如是充於輦轂之下，而延壽里推為繁華之最。是歲秋七月，天子晏駕，識者以為物極為妖。公主薨而上崩，同昌之號明矣。

僖宗皇帝即位，詔歸佛骨於法門，其道從威儀十無其一，具體而已。然京城耆耋士女爭為送別，執手相謂曰：「六十年一度迎真身，不知再見復在何時。」即伏首於前，嗚咽流涕，所在香剎詔悉鏟除，近甸百無一二焉。

憲宗皇帝寬仁大度，不妄喜怒。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，莫不嚴肅容貌。是以進善出惡，俗泰刑清，而天下風化矣。或延英入閣，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為意。或四方進歌舞妓樂，上皆不納。則謂左右曰：「六宮之內嬪御已多，一旬之中資費盈萬，豈可剝膚搥髓强娛耳目焉！」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。

吳元濟之亂淮西，以宰臣裴度為元帥，及對於殿，上曰：「偽蔡稱兵，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。且安天下用將帥，如造大舟以越滄海，其功則多，其成則大，一日萬里，無所不屆。若乘一葉而蹈洪波，其功也寡，其覆也速。朕今託元老以摧狂寇，真謂一日萬里矣。」度曰：「微臣無狀，叨蒙大用。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，欸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。但竭臣至忠，以仗宗廟之靈，臣雖不才，敢以死效命。」泣下沾濡，若不勝語。上亦為之動容。

元和五年，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，云：於海上泊洲島間，忽聞鷄犬鳴吠，似有煙火，遂乘月閑步，約及一二里，則見花木臺殿，金戶銀闕，其中有數公子，戴章甫冠，着紫霞衣，吟嘯自若。惟則知其異，遂請謁見。公子曰：「汝何所從來？」惟則具言其故。公子曰：「唐皇帝乃吾友也，汝當旋去，為吾傳語。」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，乃置之於寶函。復謂惟則曰：「致意皇帝。」惟則遂持之還舟中。迴顧舊路，悉無蹤蹟。金龜印長五寸，上負黃金，玉印面方一寸八分，其上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受命無疆。」惟則達京師，即具以事進。上曰：「朕前生豈非仙人乎？」及覽龜印，歎異良久，但不能諭其文爾。因命緘以紫泥玉鏁，致於帳內。其上往往見五色光，可長數尺。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，宛如龍鳳。上因嘆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寧非此驗乎？」

上好神仙不死之術，而方士田佐元、僧大通皆令入宮禁，以鍊石為名。時有處士伊祁玄解，緇髮童顏，氣息香潔。常乘一黃牝馬，纔高三尺，不啗芻粟，但飲醇酎；不施韁勒，唯以青氈藉其背。常遊歷青兗間，若與人欸曲語，話千百年事，皆如目擊。上知其異人，

遂令密召入宮，處九華之室，設紫茭之席，飲龍膏之酒。紫茭席色紫而類茭葉，光軟香淨，冬溫夏涼。龍膏酒黑如純漆，飲之令人神爽，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。烏弋山離國見班固《西域傳》。上每日親自訪問，頗加敬仰。而玄解魯朴，未嘗閑人臣禮。上因問曰：「先生春秋既高，而顏色不老，何也？」玄解曰：「臣家於海上，常種靈草食之，故得然也。」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，為上種於殿前：一曰雙麟芝，二曰六合葵，三曰萬根藤。雙麟芝色褐，一莖兩穗，隱隱形如麟，頭尾悉具，其中有子如瑟瑟焉。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菽葵，始生六莖，其上合為一株，共生十二葉，內出二十四花，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，一葉六影，其成實如相思子。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，枝葉皆碧，鉤連盤屈，可蔭一畝，其花鮮潔，狀類芍藥，而蘂色殷紅，細如絲髮，可長五六寸，一朵之內，不啻千莖，亦謂之絳心藤。靈草既成，人莫得見。玄解請上自采餌之，頗覺神驗，由是益加禮重。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，亡其國名。一圓一方，徑各五寸，光彩凝冷，可鑑毛髮。時玄解方坐於上前，熟視之曰：「此一龍玉也，一虎玉也。」上驚而問曰：「何謂龍玉、虎玉耶？」玄解曰：「圓者龍也，生於水中，為龍所寶，若投之水，必虹蜺出焉。方者虎也，生於巖谷，為虎所寶，若以虎毛拂之，即紫光迸逸，而百獸懾服。」上異其言，遂令試之，各如其說。詢得玉之由，使人曰：「一自漁者得，一自獵者獲。」上因命取龍虎二玉，以錦囊盛之於內府。玄解將還東海，亟請於上，上未之許。過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綵繪華麗，間以珠玉。上因元日，與玄解觀之，指蓬萊曰：「若非上仙，無由得及此境。」玄解笑曰：「三島咫尺，誰曰難及？臣雖無能，試為陛下一遊，以探物象妍醜。」即踴體於空中，漸覺微小，俄而入於金銀闕內，左右連聲呼之，竟不復有所見。上追思歎恨，僅成羸疹。因號其山為藏真島，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。後旬日，青州奏云：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。

八年，大軫國貢重明枕、神錦衾、碧麥、紫米。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，當軫宿之位，故曰大軫國，經合丘禺臬之山。合丘禺臬山見《山海經》。重明枕，長一尺二寸，高六寸，潔白逾於水精，中有樓臺之狀，四方有十道士，持香執簡，循環無已，謂之行道真人。其樓臺瓦木丹青、真人衣服簪帔，無不悉具，通瑩焉如水覩物。神錦衾，水蠶絲所織也。方二丈，厚一寸，其上龍文鳳彩，殆非人工。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，採大拓葉飼蠶於池中，始生如蚊睫，游泳於其間，及老可五六寸。池中有挺荷，雖驚風疾吹，不能傾動，大者可闊三四尺。而蠶經十五月即跳入荷中，以成其繭，形如斗，自然五色。國人繰之，以織神錦，亦謂之靈泉絲。上始覽錦衾，與嬪御大笑曰：「此不足以為嬰兒綳{左木右席}，曷能為我被耶？」使者曰：「此錦之絲，水蠶也；得水則舒，水火相反，遇火則縮。」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，以水一噴，即方二丈，五色煥爛，逾於向時。上乃嘆曰：「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不亦然哉！」則却令以火逼之，須臾如故，上

益異之。翌日，出示術士田元佐、李元戢焉。碧麥大於中華之麥粒，表裏皆碧，香氣如粳米，食之體輕，久則可以御風。紫米有類苣蔂，炊一升得飯一斗，食之令人髭髮縝黑，顏色不老，久則後天不死。上因中元日薦於玄元皇帝，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。得於太清宮道士朱環中。

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，花始開，香氣襲人，一朵千葉，大而且紅。上每覩芳盛，嘆曰：「人間未有。」自是宮中每夜，即有黃白蛺蝶萬數，飛集於花間，輝光照耀，達曉方去。宮人競以羅巾撲之，無有獲者。上令張網於空中，遂得數百於殿內，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。遲明視之，則皆金玉也。其狀工巧，無以為比。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，以為首飾。夜則光起粧奩中。其後開寶廚，覩金錢玉屑之內將有化為蝶者，宮中方覺焉。

飛龍衛士韓志和，本倭國人也，善彫木作鸞鶴鵁鶄之狀，飲啄動靜，與真無異。以關戾置於腹內，發之則凌雲奮飛，可高三尺，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。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。飛龍使異其機巧，遂以事奏，上覩而悅之。志和更彫踏床，高數尺，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，謂之見龍床。置之則不見龍形，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。及始進，上以足履之，而龍夭矯若得雲雨，上怖畏，遂令撤去。志和伏於上前曰：「臣愚昧，致有驚忤聖躬。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，以贖死罪。」上笑曰：「所解伎何？試為我作之。」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，方數寸，中有物名蠅虎子，數不啻一二百焉，其形皆赤，云以丹砂啗之故也。乃分為五隊，令舞《涼州》。上令召樂以舉其曲，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。每遇致詞處，則隱隱如蠅聲。及曲終，纍纍而退，若有尊卑等級。志和臂虎子，令於上前獵蠅，於數百步之內，如鷂捕雀，罕有不獲者。上嘉其小有可觀，即賜以雜綵銀椀。志和出宮門，悉轉施於他人。不逾年，竟不知志和之所在。

敬宗皇帝寶曆元年，南昌國獻玳瑁盆、浮光裘、夜明犀。其國有酒山、紫海。蓋山有泉，其味如酒，飲之甚美，醉則經月不醒。紫海，水色如爛椹，可以染衣。其龍魚龜鼈、砂石草木，無不紫焉。玳瑁盆可容十斛，外以金玉飾之。及盛夏，上置於殿內，貯水令滿，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為嬉戲，終不竭焉。浮光裘，即海水染其色也，以五綵蹙成龍鳳，各一千三百，絡以九色真珠。上衣之以獵北苑，為朝日所照，而光彩動搖，觀者皆眩其目，上亦不為之貴。一日，馳馬從禽，忽值暴雨，而浮光裘略無沾潤，上方嘆為異物也。夜明犀，其狀類通天，夜則光明可照百步，覆繒千重，終不能掩其輝煥。上令解為腰帶，每遊獵，夜則不施蠟炬，有如晝日。

寶曆二年，涉東國貢舞女二人：一曰飛鸞，二曰輕鳳。修眉夥首，蘭氣融冶，冬不纊衣，

夏不汗體。所食多荔枝榧實、金屑龍腦之類。衣軿羅之衣，戴輕金之冠，表異國所貢也。軿羅衣無縫而成，其紋巧織，人未之識焉。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，仍飾以五彩細珠，玲瓏相續，可高一尺，秤之無二三分。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，每歌聲一發，如鸞鳳之音，百鳥莫不翔集其上。及觀於庭際，舞態豔逸，更非人間所有。每歌罷，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，蓋恐風日所侵故也。由是宮中語曰：「寶帳香重重，一雙紅芙蓉。」

上降日，大張音樂，集天下百戲於殿前。時有妓女石火胡，本幽州人也，挈養女五人，纔八九歲，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，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，衣五色衣，執戟持戈，舞《破陣樂》曲，俯仰來去，赴節如飛。是時觀者目眩心怯。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，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，手中皆執五彩小幟，牀子大者始一尺餘。俄而手足齊舉，為之踏渾脫，歌呼抑揚，若履平地。上賜物甚厚。文宗即位，惡其太險傷神，遂不復作。

文宗皇帝尚賢樂善，罕有倫比。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，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。故當時以文進者，無不諤諤焉。於是上每視朝後，即閱羣書，見無道之君行狀，則必扼腕歔欷；讀堯舜禹湯傳，則歡呼襝衽，謂左右曰：「若不甲夜視事，乙夜觀書，何以為人君耶？」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，上多自出題目。及所司進所試，而披覽吟誦，終日忘倦。常延學士於內廷，討論經義，較量文章，令宮女已下侍茶湯飲饌。而李訓講《周易》微義，頗叶於上意。時方盛夏，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。訓謝之，上曰：「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。」上讀高郢《無聲樂賦》、白居易《求玄珠賦》，謂之玄祖。傳於水部賈曷員外。

大和九年，誅王涯、鄭注後，仇士良專權恣意，上頗惡之。或登臨遊幸，雖百戲駢羅，未嘗為樂，往往瞠目獨語，左右莫敢進問。因題詩曰：「輦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滿枝。憑高何限意？無復侍臣知。」

上於內殿前看牡丹，翹足憑欄，忽吟舒元輿《牡丹賦》云：「俯者如愁，仰者如語，合者如咽。」吟罷，方省元輿詞，不覺嘆息良久，泣下沾臆。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《河滿子》，調聲風態，率皆宛暢。曲罷，上賜金臂環，即問其從來。阿翹曰：「妾本吳元濟之妓女，濟敗，因以聲得為宮人。」俄遂進白玉方響，云本吳元濟所與也，光明皎潔，可照十數步。言其犀槌即響犀也，凡物有聲，乃響應其中焉。架則雲檀香也，而文彩若雲霞之狀，芬馥着人，則彌月不散。制度精妙，固非中國所有。上因令阿翹奏《涼州曲》，音韻清越，聽者無不淒然。上謂之天上樂，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。

開成初，宮中有黃色蛇，夜自寶庫中出，遊於階庭間，光彩照灼，不可擒捕。宮人擲珊瑚玦擊之，遂并玦而亡去。掌庫者具以事告，上令徧搜庫內，乃得黃金蛇，而珊瑚玦着其首。上熟視之，曰：「昔隋煬帝為晉王時，以黃金蛇贈陳夫人，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。」左右因覩頷下有「」字，上蹶然曰：「果不失朕所疑耳。」阿，煬帝小字也。上之博學敏悟，率多此類。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彘之前足，其後更不復見焉。以彘能啗蛇也。

上好食蛤蜊，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，中有擘之不裂者。上疑其異，乃焚香祝之。俄頃自開，中有二人，形眉端秀，體質悉備，螺髻瓔珞，足履菡萏，謂之菩薩。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，以玉屑覆之，賜興善寺，令致敬禮。至會昌中毀佛舍，遂不知所在。傳之涇州從事陳訥。

王涯初為大官，名德聞望頗為朝廷欽仰。末年恃寵固位，為士大夫譏之。其所居之地，妖怪屢見，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，而涯廣自引諭，曾無休退之意。及伏誅，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，惑矣！

鄭注奸險，左道熒惑人主，為天下側目。鄭鎮鳳翔日，有草如茵，生於紫金帶上。注既心有所圖，乃喜謂芝瑞。識者以物反其所。夫草生於土，常也；今生於金，是反常也。鄭氏之禍將至，其不久矣。注又嘗置藥篋，藥化為青蠅萬數飛去。注頗惡之，數日不視事，未踰月而誅焉。

賈餗布衣時，謁滑臺節度使賈躭，躭以餗宗黨，復喜其文才宏麗，由是延納之。忽一日，賓客大會，有善相者，在躭座中。及餗退而相者謂曰：「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，當位極人臣。然當執政之時，朝廷微變。若當此際，諸公宜早避焉。」躭頷之，以至動容。及大和初，餗秉鈞衡，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，十有三四耳。

王沐者，涯之再從弟也，家於江南，老而且窮。以涯執相權，遂跨蹇驢至京師，索米僦舍。經三十餘月，始得一見涯於門屏，所望不過一簿尉耳。涯潦倒無鴈序之情。大和九年秋，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，涯始一召見，欹曲而許微官處焉。自是旦夕造涯之門，以俟其命。及涯敗露伏法，仇士良收王氏家族，沐方在涯私第，以為族人，被執而腰斬之。

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，聰敏慧悟，富有春秋。元輿以源流非遠，而禮遇頗厚，經歲處元

輿舍，未嘗一日間怠於車服飲饌。元輿謂之猶子，薦取明經第，官歷祕書郎。及持相印，許列清曹命之。無何，末年以非過怒守謙，至於朔旦伏謁，頓不相見。由是日加譴責，亦為童僕輩白眼。守謙既不自安，遂置書於門下，辭往江南。元輿亦不見問。翌日，辦裝出長安，咨嗟蹇分，怊悵自失。即駐馬迴望，泣涕漣洏。始達昭應，忽聞元輿之禍，釋然驚喜，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，不問親踈，並從誅戮。當時論者以王、舒禍福之異，有定分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